

干佛山下不老松

文/王一川

提起李衍柱先生,我总会想起二十多年前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受他邀请,到山东师范大学给研究生上课,他约我早点起来到校园里转一转。我如约赶到他家门口,只见那时刚过花甲之年的他,身着运动衣裤,脚穿运动鞋,一副长跑健将的模样,让有些怕冷、穿着厚实而又平时不擅运动的我吃了一惊。出门不远就是干佛山,我们一下子就行走在《老残游记》的风景里了。我不禁对他的日常生活生出了羡慕。他步履很快,健步如风,同时声音洪亮,话语不断,几乎令人应接不暇。我们就这样连走带跑地一边观风景,一边聊天,感觉愉快极了。一道跑完一段,他还没尽兴,说远远没达到平时的运动量。于是,我停了下来,目送他独自继续跑向干佛山的更高处……这一幕就这样牢牢地定格在了我的眼眶里。据他后来说,他每天跑步回家,至少要吃两个馒头、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等。这种好胃口、这种超强生命力,直让我佩服不已。多年后时时回想起这一幕,我不禁感慨: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艺界一棵常青树和不老松,其源源不断的力量来自何处?难道与他每天都在干佛山怀抱里进行的晨练及采气之功不无关系?

李先生治学生涯至今已长达六十年,但他的文艺思想却始终在不断求新和求变过程中,正像他每天如此攀登干佛山一样。这给我辈完整地研习和领会着实出

了道不小的难题。

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令人难忘的激情岁月里,他不为学术时尚所动,颇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般的气定神闲。

他没有满足于述而不作地复述经典,而是以学术自由的姿态深入当代中国文艺界前沿去提出新问题:当代文艺需要理想吗?从文集《文学理想与文学活动》中,可以看到他的应对方略:理想是人生的希望之光、智慧之光、艺术之光,故当代文艺必须扬起理想的风帆,从经典的高度而击赏当代生活的最前沿风景。

总喜欢每天攀越干佛山不止的他,尽力探索让雅正思想介入并融汇时代文艺新潮的可能性。由此,他在文艺思想上从不保守、更不僵化,而是以始终如一的好奇心去加以应对。文集《重读与阐释——中西美学诗学经典文本解读》《时代变革与范式转换》《鉴赏批评——运动着的美学》,都记录下他这种以雅正思想去吸纳新奇现象的轨迹。在开放时代的多元选择中坚持信念,可以称为雅正;而同时又善于吸纳新潮思想观念,把握新异现象,可以称为通奇。于是,雅正通奇可以代表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总的风格或总的气象。这套文集取名为“林海海韵”,其“林海”大约相当于求取雅正之风,而其“海韵”则大体相当于标举新异之范,也可以视为雅正通奇风范的另一形象阐释吧。

说到雅正通奇,令我称奇的

一点,是他对孙皓晖小说《大秦帝国》的敏锐评论。他以文艺批评家的学术敏锐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文化视野,纵论小说《大秦帝国》所展现的华夏文明原生态,发现其中对秦始皇艺术形象塑造的颠覆性突破,在史传继承中所表现出的文史哲交融的大文学观,以及创作方法上的历史现实主义等意义。难得的是,这位生长于齐鲁故地并精研儒家文化的学者,甘愿容纳来自秦文化故地的陕西学者力排众议地张扬的秦代文明是华夏文明正源之说,这种开阔胸襟令人敬佩。

要以我这晚辈的有限眼力并在一篇小文中全面论述著作等身的李衍柱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抒发一些个人感想而已。李衍柱先生是一位雅正通奇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当然,在我的心里,更长久地挺立的却是一棵蕴蓄干佛山灵气的学界不老松形象。他这一生的绵延不绝的学术创造力及创新之力,难道不正是来源于每日清晨在干佛山麓的孜孜不倦的采气之功?坚持不懈地每日采撷干佛山灵气,可以铸就一颗崇拜真理而又崇尚学术自由的不倦的心灵吧!谨以此文祝愿这位耄耋老人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 ■



新疆行摄/禹厚谦

回声

天使也会被魔鬼缠绕

——简评宗崇茂洞穿心灵的随笔《喋血白衣》

4月7日,《行者》刊登了宗崇茂先生的随笔《喋血白衣》,我看了,有种心灵洞穿的感觉。

天使也会有烦恼?这不是故事,这是当下白衣天使,及全社会许许多多天使都身处的现实。

心灵的纠结,金钱的刺激,生活圈子的压迫,良心的挣扎,诸多的纠葛烦扰着天使,天使有时不得不站在一个偏远的角落,独处于幽静,拷问于灵魂,冷望着世界!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个从医的好友,常常与我倾诉,领导与医药代表不停的沟通示意,同事们不断的现实刺激,让其不胜其烦,但又不能不烦,一边是火海,一边是海洋,水与火的共架,把年轻的他,搞得不仅无可奈何,也无所适从,更无法静心!

较高的社会生活成本和现实压力,让他不得不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他可以以不认可同事所说的“我们

这点微薪付不起买房首付”,但他不得不认可同事说的“这个月的工资只够付孩子的辅导班钱”。他也有孩子,孩子也在教育的畸形下,被逼迫着上这样那样的辅导班,额外的教育费用严重降低着其生活质量,让其不断遭受着生活的打击!

悬壶济世的良心,在高额的社会生活费用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一切向钱看的漩涡,不停地卷向所有人,不断地蔓延,不断地吞噬,天使被魔鬼缠绕,无法挣扎,难以独善其身,难以给良心一个告慰!

借用作者结尾之语:“倘若天使没救了,人就真的没救了。”这里的人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适用,因为我们谁也无法独善其身,但现实的境遇,告诉我们,面对魔鬼,我们还只能选择逃避,躲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除非我们长出了翅膀,可以飞!
——江苏省龙潭监狱民警 刘瑜

香港的N楼书店

文/黄发有

“二楼书店”是香港书业的特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不少内地的读书人从香港的二楼书店中淘到一些罕见的旧书刊,纷纷撰文介绍,吸引了更多的书虫登门寻宝。二楼书店,被笼罩在文字的光晕里,有一点神秘,甚至有一点点神奇,成了香港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不幸的是,2008年2月4日,青文书屋的老板罗志华独自在大角咀一个货仓整理书籍时,被意外坠下的二十多箱书籍压死。书籍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一事件是对二楼书店乃至香港文化的黑色讽刺。不少读书人之所以缅怀罗志华,是因为他不仅卖书,还出版了大量香港本土文学作品。青文书屋出版的文学图书经常在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评选中折桂,《诗潮》诗集、《青文评论》和《文化视野系列》也在文化界获得赞誉。罗志华一个人兼营卖书和出版,从进货、搬书、收钱、记账到联系作者、编印、发行,都是亲力亲为。残酷的是,青文书屋出版的图书大多是赔本生意,同业中人因此给罗志华贴上不善经营的标签。

在香港现存的二楼书店中,西洋菜街的田园、乐文都是专营人文社科新书的老店,台版书是其特色,选书较有品位,折扣也比较合理,光顾的多为熟客。200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三位毕业生开办的序言书室,躲在西洋

菜南街的七楼,要先爬楼梯后再换乘电梯,店内主营哲学、社会学和艺术学方面的图书,还内设茶座,走的是追求文化含量的小众路线。从趋势来看,漫画书、青春读物、二手教科书和走低价路线的简体版图书逐渐成为二楼书店的主流品种。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店租,二楼书店的对策是更上层楼和反复搬迁。西洋菜南街有一家“尚书房”,在楼道墙壁上贴着的指路标牌上写着“更上一层楼”的字样。而另一家“御书房”的指路标牌上则写着一行醒目的红色字体——“85折上8楼”。说实话,要一级一级地爬上8楼,确实会让不少读者望而却步。

在香港旧书店中,神州旧书店和新亚书店堪称招牌。有趣的是,神州旧书店经过几次搬迁,越搬越偏,越搬越高,先从士丹利街搬到邻近的摆花街,后来又搬到柴湾利众街40号富诚工业大厦A座23楼,楼下是汽车修理厂的车间,轰鸣声不绝于耳。在堆放得密密麻麻的旧书中,要找到自己喜欢的,真有沙里淘金的感觉。在西洋菜南街有一家学津书店,架上的民国版图书和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台版书,有不少都是香港印刷厂的盗印本,由此也可看出从五十到七十年代香港书业的生态环境。新亚书店创立于1968年,其最早的店面设于一楼,经过不断的上楼过程,如今设店于西

洋菜南街一座写字楼的16楼,紧邻的都是算命馆、美容店一类的店面。新亚书店门口悬挂着沈从文的章草条幅,店主苏赓哲与沈从文的结识也是以书为媒介,沈从文在“文革”后几经辗转,委托苏赓哲代为寻找自己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旧书。如今摆在新亚书店店内的旧书,大多为大陆版图书,有版本价值的旧书难得一见。现在新亚书店每年都会举办旧书字画拍卖会,不太常见的图书都被摆上了拍卖桌。有一些拍品是买家从新亚书店购得后,原封不动地收藏多年后待价而沽。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买书并不是想看书,只是觉得假以时日,能够从中获得。新亚书店的拍品中有过张爱玲的书信和罗曼·罗兰的手稿,普通的读书人无缘一睹真颜,这些物品都注定是富人的囊中之物。

我个人认为,香港的二楼书店应该改名为N楼书店,而且N≥2。实体书店的困顿是全球性的趋势,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只要还有愿意读书的人,书店就还会顽强地存在下去。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书店必然会搬到更为偏远的地方,不断地更上层楼。■

《行者》真行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行者,又矛盾着想或不想做行者,就这么朝九晚五、柴米油盐,日子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偶尔,心血来潮想做个体行者,说走就走。但又很迷茫:那是行者吗?什么是行者?

每周一因为和有和《行者》相约,阳光灿烂,日子有了盼头;神清气爽,生活有了滋味。不一定要远行,跟着《行者》,迈步在字里行间,感同身受、或沉思冥想、或感动或指导,打开心扉,《行者》前行。在网络流行的时代,有《行者》真好。独处和《行者》交流,行者是思想、是行动、是觉悟、是善良。我想努力,愿《行者》陪伴、鼓励、见证。

读《集体外号》一文,不由会心

一笑。和作者一样关注和收看《非诚勿扰》电视节目。我看的目的是喜欢对照。我一直认为,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我们常看不清自己,但可以和别人这面镜子相互对照,发扬好的,去掉不足,不断完善自我,成为自知自明、合情合理、不讨人喜欢的人。台上的男女嘉宾就是一面面很好的镜子。和作者一样,对主持人挂在嘴边的“屌丝”颇有反感。冯小刚导演对“屌丝”有过解释,是上不得台面的脏东西,说“屌丝”真让人难堪,不知如何是好。原来,主持人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照一下,我们不要说脏话。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玉宝